

# 死的解脫

THE ZUCHI FOUNDATION



## 陳素英

一九五六年生，雲林縣北港鎮人，是家中長女，上有一兄長，下有三個弟妹。父母以做傳統手工麵線維生；因家境貧困，從小便開始分擔家計。一九七九年結婚後，原居台北，後因先生公司遷址，定居新竹縣湖口鄉。育有四女，其中一對為雙胞胎。因為鄰居陳瑞慈師姊擔任女兒家教的因緣，而加入慈濟，一直擔任慈濟的幕後委員，二〇〇五年受證慈濟委員。

# 乘著大愛的翅膀

◎賴琇君

誰會知道：只是一顆米粒大的肉芽，竟讓死亡的陰影籠罩了這家人，這是阿英辛苦建立、開始回甘的家。阿英的美夢碎了一地，心頭那片天忽然全黑了，「難道這就是所謂的人生無常？」只是這無常來得無聲無息又這麼殘忍！

## 恐怖果實悄然壯大

這顆小肉芽在先生的腿上悄悄長大，讓原本強壯的身軀漸漸乾枯。阿英知

道不對勁，但面對固執如牛的先生，無論怎麼軟硬兼施、百般勸說，他就是不看醫生，只得眼睜睜地看著他枯槁。這讓阿英又氣又怕；氣先生的固執倔強，更怕長了壞東西；果真小肉芽一年的時間竟長成如拳頭般的肉瘤，直到破裂綻開，膿血如注，難掩衝鼻的惡臭，送醫檢查竟是皮膚癌。阿英想著：「早知道……」她好後悔，一顆心像被撕裂般。

她清楚先生拒絕就醫的原因——除了怕被宣判死刑，更擔心一家子的未來。「該怎麼辦？我還有好多計畫沒做……，整个人生都被打亂了。」發病後的惶恐不安，先生腦海中滿是和妻女約定的夢想。阿英只能隱藏悲傷，勉強擠出笑容安慰說：「計畫趕不上變化的，不要想那麼多，有病就要醫。」看著自己強作鎮定的模樣，她才恍然明白母親當年的心酸。

那是永遠忘不了的畫面：媽媽在爸爸的牌位前，捶胸頓足泣訴：「你才走，爲什麼還要這樣對待孩子們？」原來，前夜的滂沱大雨，將原本破敗的家擊垮，房子屋頂竟然坍塌，壓在正酣眠中的阿英姊妹。她還記得當時身上好痛，以及媽媽那張悲憤的臉。

爸爸的事是在善心人士的援助下完成，看著媽媽把所剩不多的錢退還給

好心人，一株善苗已在阿英的心田種下；後來爲了家計媽媽只得外出工作，她決定要代替媽媽守護這個家。阿英告訴自己要勇敢，因爲還有弟弟妹妹需要照顧；可是夜半時分，她還是好害怕、好想媽媽，只能和妹妹抱在一起睡覺。

## 百轉千迴

就像現在，阿英總是裝作堅強，只在做飯時才讓淚水毫無顧忌地流下。快撐不下去的時候，想到自己是全家人的依靠，她又繼續強打精神，過著忐忑不安、吃不下睡不著的日子。

當她幫先生換藥時，那怎麼都癒合不了的傷口，還放肆地不斷擴張著版圖。一大片，到屁股都是，彷彿目睹一場人間煉獄！看著歷經數次手術的先生，想像死神接近的日子，阿英總在午夜時分驚醒，看他是不是還在呼吸？更擔心他捱不住痛，會親手了斷自己。

爲什麼不幸的事會發生在我身上？阿英疑惑著，怎麼也無法接受。看著相簿裡全家出遊的照片，先生的笑容怕是難再有了。另一張照片中，讀幼稚園的雙胞胎女兒，在慈濟的活動中表演手語。女兒在當時還是可愛的小明星，先生

得意極了，只是不希望阿英太過投入而影響家庭生活。她只好瞞著先生偷偷做，或是把聚會活動辦在家裡，因此結下眾多好因緣。

因為愛，和先生胼手胝足撐起這個家，如今，也因為愛，讓她覺得壓力大得透不過氣來，痛苦萬分，像斷了線的風箏搖搖欲墜，無法自在翱翔。這時候志工陳瑞慈宛如至親，走進她空洞無助的內心世界，讓她嘗到愛的滋潤。

### 生命到了盡頭

想起那天，先生照常開車下班回家，當車子失控撞上對街時，才知癌細胞已經擴散至腦部。第三度的開腦手術後，生命也已接近尾聲。這天，陳瑞慈一如往昔前來探視，先生許下承諾：「病好了要做慈濟，要跟著師父走。」

因著對陳瑞慈打從心底地敬重和信任，他才能放心地走。「我老婆不像別人看的那麼堅強，我們這家人要拜託您了。」陳瑞慈不辭繁瑣、全心全意地守護著。後來，阿英和孩子們含淚向她道謝，她只輕鬆回說：「有緣嘛！不要掛在心上，這是我該做的。」

臨終前，先生虛弱得連話也變少了，陳瑞慈趕緊問他：「我們來發願，以

後換個身體再來，要跟著師父走，再來做慈濟；現在太太先幫你做，一個人做兩人的份，好不好？」半夢半醒中他輕聲回答：「好！」

正值十二月天冷，慈濟委員張金珠騎著機車正為阿英先生的後事奔忙，因為被前面的廂型車擋住視線而和轎車撞上，整個人被拋出數公尺外，頓時失去知覺；醒轉時直說沒事，只要求肇事者載她去修車，隨後又趕往阿英家。阿英看著受了傷的張金珠，兩人不禁相擁而泣，張金珠直說：「本來可能更嚴重的，有佛菩薩保佑，不礙事！」

送往火葬場那天，不忍見阿英再傷別離，就由志工陪著女兒送爸爸最後一程，繁雜的後事就在大家齊心協力下完成。「如果沒有他們，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？」阿英內心始終迴盪著這分溫暖，並暗下決心：「她們能這樣做，我也能！」

出殯後的那天下午，阿英崩潰了，她把壓抑的悲傷一股腦全都宣洩出來，還好大女兒點醒她：「妳這樣天天哭，我們怎麼辦？以後要怎麼生活呀？」一直關心這家人的陳瑞慈，隨時都注意阿英有沒有吃飽、穿暖，除了陪伴傷心的阿英，更為她拭淚；無微不至的呵護讓她不至於放棄自己。儘管這樣，阿英還

是難以接受先生已經不在的事實。

## 縫補心靈破網

困坐幽暗深谷中的阿英，已失去面對人群的勇氣，而將她從痛苦深淵救拔出來的，除了志工的溫暖陪伴之外就是佛法。她用親近佛法來縫補心裡的那片破網，天天聽證嚴上人的開示，每週和張金珠一起念佛共修，佛法成爲她心靈的依靠。

而爲往生者助念，更成爲她轉變心境的儀式；雖然害怕觸景傷情，卻能體會家屬的不捨與傷痛。她告訴自己：「我一定要超越這個難關，否則永遠都無法面對。」把握與往生者及家屬結好緣的機會，阿英努力跳脫，不到半年，一顆心就在轉念中慢慢安定了。

阿英感覺到無邊的愛，且身邊有一群志工不間斷地給予關懷，真是何其有幸！一個念頭閃過：「既然人生無常，何不趕快把握時間做些有意義的事？這是先生用他往生的示現教我把握當下！」終有一天，阿英打開心門揮別往日陰霾，答應志工的邀約做環保。



人醫會定期到偏遠山區義診，陳素英（中）也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，體悟生命的真義。

從此，慈濟的事做得愈多，愈感充實，更停不下腳步，她把傷痛化成大愛，連同先生那一份一起努力。她發現：「痛苦要自己承擔，講沒有用，要去做法！」就這樣，「用有限的人生盡力去做」成爲她感恩先生與愛自己的方式，也從「做」中學習看淡傷痛。

「總覺得是先生一路護持我走到現在，因此，我把每次付出後滿滿的喜悅回向給他，希望他和我一起修行。」在一次的夢境中，一身明朗的先生，就站在地藏王菩薩跟前，微笑向她招手，並示意說：「我已在這裡修行了。」要她放心和放下。這是阿英最後一次夢見他。

## 自在翱翔天地間

現在的阿英，不但用心而且努力學做人、做事，更懂得時時自我反省；「無常」讓她深陷痛苦，也讓她體悟生命的真義。女兒都說：「媽媽！您和以前很不同，連說的話也不一樣了！」陳素英滿臉笑意地問著：「真的嗎？哪裡不一樣？」

阿英從小愛的執著裡穿透，走進大愛的世界擁抱幸福；就像麗日穿破密佈烏雲，乘著大愛的翅膀，自在翱翔在廣闊的天地裡。



## 游貴美

一九四〇年生於宜蘭，法號慮敏，與養母同為編號三九〇號慈濟委員。四十四歲前，人生如戲劇般起伏不定。四十五歲時遇到證嚴上人後，綻放生命曙光。目前是慈濟台北分會副志工、中山和氣一區互愛二協力三副組長，並承擔醫院志工。

# 放下才是真解脫

◎邱蘭嵐

「師父，我這個查某囡仔很孝順，厝裡都是伊去打拚賺錢，為啥米ㄟ這呢歹命？嗚……」

一九八三年夏秋之交，游貴美的母親（法號靜悟）帶著心中滿是傷痕的貴美，來到濟南路的一間公寓，這是慈濟在台北最初的聯絡處。游母語帶哽咽、神色悲戚地向證嚴上人訴說命運的多舛和不公，貴美則表情木然地呆立一旁。

證嚴上人看了貴美一眼，用著輕柔的聲音對游母緩緩地說：「過去的事

情，不要再提了。」

這聽似無情卻深具意涵的話語，打醒欲將自己的未來交由命運安排的貴美。她驀然驚覺，難道……「放下」才是真解脫。

那年，貴美四十四歲，卻已嘗盡生離死別、家破人亡的滋味。

## 小時寄養在父母家

對於三、四〇年代的人們來說，只要三餐能夠溫飽，就是一件幸福又幸運的事。無奈貴美與孿生妹妹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，對窮困又多子的原生家庭來說，無異是雪上加霜。

八個月大時，貴美和姊姊一樣面臨相同的命運——送人當養女。可是家在台北的游姓養母，不曾結婚生子，無法照顧這麼小的孩子，便將貴美暫時先寄養在親生父母家中，每月按時會寄錢過來，貴美就在似懂非懂中一天天地長大。

七歲是入學的年齡，貴美的兄長因為家貧，父母無法供他們念書，而與書本無緣。但貴美不同，因為有養母的經濟支援，及其生父人窮卻重然諾的為

人，一句「拿人的錢，要算清楚」，貴美得以順利上學。然而，小學畢業後，卻到了該與親人分開的時候。

隨後，貴美被游母帶上台北。她很認命，長大後，一肩挑起養家活口的重擔；十七歲便在傳承游家香火的使命下，由游母作主，招贅一名大她十四歲的人為婿。婚後，家中的經濟大權依然由游母掌管，夫妻倆對外做起西藥買賣的生意，還小賺了一筆。風流多情的先生卻在事業逐漸穩定時，趁著出差之便，沾染不良習氣——上茶室、賭博，還倒人債務達一百四十多萬。

## 婚姻不歡收場

先生闖禍後，把債務都丟給貴美去處理面對。債務人天天上門要錢，家裡的基本開銷也要支付，生活的壓力讓貴美常常欲哭無淚，但個性堅強的她，仍咬緊牙關硬撐下去。她每天在百貨公司門市櫃檯推銷商品，上早、晚班，沒有星期例假日，就是希望努力打拚幫忙家計，但對於貴美的付出，先生非但不知感激，還對她的衣著裝扮，疑東疑西；內外交逼下終於讓她受不了，決定離婚。

沒想到，先生居然獅子大開口要贍養費，貴美沒錢，也不打算給他。先生充滿怨恨，一晚，在家喝酒時，被前來拜訪的親友發現桌子底下藏著硫酸與血書。原來，他計畫拿不到錢就讓貴美「好看」，毀她容，讓她沒辦法出去拋頭露面，然後再自殺。

游母知道真相後，氣憤不過，打了女婿一頓，逼他簽下離婚協議書，並要求放棄孩子的撫養權，這才結束兩人六年的婚姻關係。

離婚後的貴美，還是汲汲營營地為生活奔忙，這時卻傳來妹妹病重的消息。貴美趕去探望，躺在病床上與她容貌相似的孿生妹妹，忽然對著打扮入時的貴美說：「還是妳好命，在台北給人當養女，吃穿都不用煩惱。」大姊也在旁邊連聲附和。她們怎知貴美也有著難以啓口的痛苦。不久，妹妹挨不過病魔折騰，撒手人寰，年紀不過二十五。

## 接連痛失親人

貴美四十四歲這一年，游母經人介紹，知道有位證嚴法師，善良又有愛心，便邀貴美一同前往花蓮，看看這位師父是否真如別人說的那麼好。當她們



游貴美(左二)因小腦阻塞，體悟到無常，要趁身體還能動時，把握因緣多做善事，積極加入醫院志工的行列。



響應「大愛進南亞，真情膚苦難」活動，游貴美(手捧勸募箱)與志工走上街頭，募集寶島愛心與善款。

來到靜思精舍實地了解後，看到證嚴法師與幾位師姊一起種菜自力更生，還做嬰兒鞋賺錢濟助窮人，當下深受感動。游母說有出家的念頭，被當時尚未正式收徒的證嚴法師拒絕，決定要追隨證嚴法師的游母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拿著勸募本開始培訓做慈濟委員。貴美更是傾全力護持母親的決定，爲了方便，兩人共用一本勸募本。

然而，好景不常，同年九月，游母因病往生。這已經是短短一年內，繼外甥鼻癌過世、獨子遭公車意外撞死後，第三件令人遺憾的事。所幸，年中時，經證嚴法師開示，貴美已然體會「放下」的真諦，所以很快便從喪母的悲傷中走出來，勇敢面對現實，對於金錢、無常，也慢慢看開了。

一九八八年，貴美因頭暈、身體不適，緊急送醫檢查，這才發現小腦阻塞。還好發現得早，免受開刀之苦，卻得每天按時服藥。這場病讓貴美醒悟到，要趁身體還能動時，把握因緣多做善事，爲自己種下「歡喜」的善因。從此，貴美除了勸募之外，更利用休假日積極加入醫療、諮詢等志工的行列。

七年後，貴美的生活漸漸穩定，在無經濟壓力，女兒與外孫也都不用她操煩時，有了出家的想法。她與精舍常住師父談及此事，常住師父慈悲，不希望

貴美是在一時衝動下做出這樣的決定，便對她說：「花蓮就是妳家，想住就回來，不一定要出家。」

溫柔的慈悲與關懷，適時撫慰了孤獨的心，貴美感動非常，默默在心裡發願：「我要做慈濟做到老、老、老，做到只剩最後一口氣為止。」

### 意外之財捐「榮董」

一九九八年，六十歲的貴美因長年累月在門市工作，雙腳已出現病狀，經不起久站，體力也不堪負荷，便申請退休。這時剛好朋友介紹她到一戶有錢人家輪流做看護，工作半個月薪資三萬元，不過得包括煮飯、打掃等工作。貴美想想，做志工也需要一些基本花費（例如車資等），賺點生活費也好，於是就答應了。

在做看護的日子裡，貴美每天都戰戰兢兢、小心翼翼地盡好自己的本分，讓病人家屬看了都很感動。病人在感動之餘還對家人說，往生後要留小部分的遺產給貴美養老，感恩她無微不至的照顧。可是當病人往生後，家屬卻將其所立的遺囑金額，扣掉喪葬等費用之後才交給貴美。

女兒爲她抱不平，貴美竟一點也不以爲意，反而感恩有這筆意外之財，加上之前省吃儉用存下的積蓄，她終於可以圓滿一直以爲無法實現的心願——捐榮董。

貴美想起很久以前，算命先生曾說她命中注定一生賺錢，要給人家享用；親友們也說她的個性都是爲別人付出，而不爲己。如今獨身的貴美依然如此，不同的是，她在慈濟路上多了一份喜悅與自在。

拋開過往不愉快的婚姻和相繼失去親人的傷痛，現在的貴美，輕安自在，做志工讓她找到心靈的春天，也重新迎接人生的春天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## 許秀琴

一九四一年生，屏東縣萬丹鄉人，出生在一個父親終日沉迷賭場且貧窮的家庭，前半生命運坎坷；經由媒妁之言結婚，丈夫不負責任、嗜賭又酗酒，經常徹夜不歸，而她卻靠節儉賺錢養家。對丈夫失望至極，原本滿懷怨懣的心，因為接觸慈濟而不一樣的人生。

# 走出憂傷 找回幸福

◎李素霞

清晨三點多，萬籟俱寂，許秀琴還在睡夢中，格外刺耳的電話鈴聲將她吵醒。

「這裡是派出所，洪敏瑞發生車禍，正在長庚醫院急救，請家屬趕快過去。」是派出所警察打來的電話；許秀琴一時慌了，拿著話筒的手不停地顫抖，大聲叫醒大兒子敏雄，一起衝到醫院。

「媽，今天我接到一個工作，晚上要趕工將樣本先做好。」昨晚么兒敏瑞

的話，言猶在耳。「敏瑞！爲什麼你沒有自己打電話告訴我呢？」許秀琴心中不斷地發問，也籠罩著不祥的感覺。

### 幸福在哪裡？

計程車上，淚流滿面的秀琴，望著車窗映照的夜色，像走馬燈一般閃過自己坎坷的人生路——三歲時，爸爸被徵調去海南島當軍伕，秀琴跟著媽媽寄人籬下，過著忍氣吞聲的日子。五歲時，爸爸總算偷渡回家，但全身傷痕累累，命在旦夕。媽媽用盡辦法細心照顧，爸爸終於痊癒了，可這個家並未因此找回應有的幸福，相反地，爸爸終日沉迷賭博，編織著一夕致富的美夢。

六歲開始，秀琴得幫忙照顧弟弟、做家事，農忙時就到田裡撿拾稻穗、甘薯、豆子……，所以一直沒有機會上學讀書。這樣的人生她無從選擇，十三歲就得到糖廠做工，遼闊的農場上沒有一棵樹可以乘涼，工人們連一個小時的午休時間也只能在太陽底下用餐，艱辛的環境無形中練就了她一身的韌性。

二十歲時經由媒妁之言結婚，婆家做賣魚的生意，每天都有現金出入，以爲從此可以擺脫窮困，手頭能夠比較寬裕。無奈的是，因爲娘家實在太窮，婆

家的人總是提防她，擔心她會偷偷把錢拿回娘家去；爲了避嫌，她不敢經手婆家的任何錢財。幸好大家庭裡十八個人一起吃飯，雖然沒有錢，日子倒也不成問題。

### 無法依靠的「敗家爐」

許秀琴自認安穩的家，在兄弟分家後頓時失去依靠，痛苦緊接而來，如影隨形、揮之不去，丈夫嗜賭又酗酒，家產不久就變賣光了。多少個深夜，她含著淚氣急敗壞地騎著腳踏車到處找人；多少回遭上門索債的流氓出言恐嚇，而徬徨無助、筋疲力竭到幾乎被吞噬。

爲了兒女，她拚命賺錢養家，因爲當時景氣好，建築業賺錢容易，所以連釘模板這種男人做的苦差事都去做；而無所事事的丈夫，每天不是沉迷賭場徹夜不歸，就是鎮日爛醉如泥，不省人事。

她恨透了這個「敗家爐」。後來，在孩子的要求下離開了丈夫，帶著孩子搬到高雄大樹鄉的妹妹家；她依舊刻苦耐勞身兼三個工作，好不容易把四個孩子給拉拔長大。

## 天倫夢已遠

大兒子敏雄拿到碩士學位後在高中任教，乖巧孝順的媳婦碧姬也是老師，女兒美雲、月梅都找到理想歸宿，才華洋溢的敏瑞服完兵役後在廣告設計界發展，偶爾也會接點工作賺些外快，那是他所感興趣的。

秀琴也因接觸佛法，成為虔誠的佛教徒，只要附近舉辦法會，一定前去參加。正慶幸上蒼憐憫她，眼看苦難就要過去，溫暖的家於焉成形，孰料竟傳來噩耗！

一幕幕的往事，層層疊疊地在腦海不斷閃過……

趕到急診處時，敏瑞已回天之術。彷彿世界末日來臨般，許秀琴無法接受醫生宣判的事實，心情盪到谷底。自此，她怨天尤人，每天還是跑道場，試圖尋求心靈的慰藉寄託，回家後卻對媳婦百般挑剔，久而久之，婆媳之間隔著一條深深的溝渠；她滿腔怨恨，儼然是一個沒有人敢親近的女魔。

## 轉念之間

一九九一年底，工作時認識了慈濟的黃明花師姊，因而成爲會員，同時參

與勸募工作，黃明花送她很多「渡」的錄音帶，聽完許多人的現身說法後，雖然很感動，卻都沒有化爲行動改變自己，而與慈濟的緣也隨著黃明花的往生而結束。

在慈濟高雄分會聯絡下，大樹鄉的資深委員連玉華師姊主動找上她，連玉華透過證嚴上人的許多法，鼓勵許秀琴再參與勸募工作。本具善根的許秀琴抱著試試看的心態，再次嘗試勸募。然而無心插柳柳成蔭，第一個月就有意想不到成果，第二個月更是不可思議，因爲要勸募，便須用心瞭解慈濟，結果深深地被慈濟所吸引。

當信心十足的她發願要更精進時，卻傳來丈夫生病住院的消息，許秀琴雖然對丈夫恨之入骨，沒有一點情分了，仍然讓孩子去醫院照顧爸爸；連玉華邀她一起到醫院關懷丈夫，她只是苦笑，沒有答應，因爲在她內心深處早有答案——辦不到。

## 搬開心中的大石

夜深人靜，難以入眠，許秀琴輾轉反側，反覆思量：證嚴上人要我們做到

「普天之下沒有我不愛的人，普天之下沒有我不信任的人，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」，如果連自己的丈夫都不能原諒，日後有什麼資格做上人的弟子呢？但是，我真能原諒他嗎？我真的能做到嗎？

終於雲開見日有了答案。隔天，她在幾位志工的陪伴下，來到醫院探視。

「菩薩！我們來看你了。」許秀琴一改過去看到丈夫就罵「敗家爐」，而以「菩薩」來稱呼他。

躺在病床上的丈夫，對許秀琴的話語和態度，簡直不敢置信，睜大著雙眼，很快地坐了起來，一句話都說不出口。

「妳是洪太太啊！真不簡單，沒想到妳還會來看妳先生，這幾天他一直在懺悔過去對家庭不負責任，他說孩子念到碩士都靠妳一個人栽培，他實在很對不起妳，覺得妳一定很恨他，絕不會來看他的！」隔壁床的病人家屬對許秀琴這樣說。

此時此刻的許秀琴豁然開朗，無比的輕安，這是一生中從沒有過的感覺，方才明白，多年來積壓在內心的大石頭，要靠自己去搬開它。她萬分欣喜，原來原諒一個人是這麼快樂的事呀！



# IZUCHI FOUNDATION

參與資源回收是許秀琴從不缺席的活動之一。



成為慈濟人後，一起閱讀《慈濟月刊》成為家人生活的樂趣。（左起女兒洪月梅夫妻、許秀琴、許媽媽及妹妹許秀鈴）

## 改變自己追求幸福

幾年前，長子心肌梗塞，志工們一直陪伴她走過那段膽顫心驚的日子；丈夫往生時，師兄師姊更是無微不至地關懷協助，她深信慈濟路上有法親的陪伴絕不會孤單；她從縮小自己、改變自己開始，終於找回貼心的媳婦與溫暖的家。

許秀琴受證後，積極接引更多人走入慈濟，每年都有人因為她的帶領，受證成爲慈濟委員；其中包括妹妹許秀鈴於二〇〇五年底受證委員，大女兒和女婿於二〇〇六年參與委員培訓，小女兒也是幕後委員；後繼有人，這是她最感欣慰的事。

許秀琴瞭解慈濟菩薩道是她正確的選擇，六十五歲的她，發願把握當下，跟隨證嚴上人腳步，勇往直前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## 鄭寶珠

一九五四年生於彰化縣溪州鄉，手足十人中排行第九，是父母親唯一的掌上明珠。二十四歲嫁給蔡登賢，育有一女一男。二〇〇二年先生癌症往生後，每天以淚洗面，經由慈濟五年多來不斷的關懷陪伴，逐漸走出悲情，展露歡顏。

# 從溫室花到太陽花

◎劉 對

「現在我的人生是彩色的，終於苦盡甘來。」鄭寶珠臉上洋溢著笑容。

每天早上上班前，她一定和先生阿賢說說話，再向孩子們說再見，他們會彎舉右手臂高喊：「我愛妳！加油！加油！」這樣的畫面，像是電視連續劇的劇情，事實上卻在蔡家天天上演。

三年多前，蔡登賢病重時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，阿賢常說寶珠是溫室裡的一朵小花。他還自責地說：「原諒我沒教妳怎麼過生活，是我把妳保護

得太過頭了，希望妳以後會變成一朵太陽花。」年紀雖近半百，卻連過馬路也要先生守護著，難怪大家都說她命好。

## 甜蜜幸福的日子

當初要娶寶珠時，阿賢就向她父母保證：「我是要娶阿珠來去好命的，你們都別哭了。」真誠的態度，讓雙親止住不捨的淚水，更叫多情的阿珠深深感動。結婚三十年來，阿賢並沒有食言，把阿珠照顧得無微不至，連掃地、洗衣、燒飯這些家務事，都由他一肩挑起，尤其是將三個孩子教養得既懂事又獨立，現在終能子代父職地照顧媽媽。

「阿賢真的很棒！聰明又善良。」每回憶起先生，鄭寶珠眼中充滿甜蜜。當年不過認識才三個月就結婚，婚後與公婆、小叔一家住在溪州老家，阿賢開了一家農機行，專門修理及買賣農具機械，生意很不錯，本來想到日本發展，因為婆婆反對他帶老婆同行而作罷，此事讓鄭寶珠覺得有些遺憾。

而寶珠娘家的哥哥因為做生意賠了錢，老母親憂鬱成疾，心臟病發作，短期間就花掉十幾萬元，醫藥費則全由阿賢負擔。岳母生病兩個多月以來，他還

特別抽空載著老人家往返醫院。後來，寶珠歷經母親往生、父親生病動手術，阿賢總是盡心盡力地隨侍在側，細心照顧。看在眼裡的寶珠銘感在心，常問他：「爲什麼對我這麼好？」「因爲愛，爲了要報答他們生了這麼好的女兒給我做太太。」蔡登賢總不吝於把愛說出口。

## 平凡中的真愛

鄭寶珠雖然深得先生疼愛，卻不見容於婆婆一家人，常會遭到冷嘲熱諷。爲了不讓先生難做人，她都盡量忍耐，只能對著阿賢淚眼婆娑地訴說心中的委屈。有一次，女兒被小嬸誣賴爲小偷，她終於受不了長期積壓的委屈，吞安眠藥以死明志，幸好阿賢那天心有所感地提早回家，才撿回一條命。

經過這次風波，阿賢萌生了搬家的念頭。當時適逢一九八六年農業式微之際，許多農機行被迫關門，阿賢正爲家庭經濟而發愁，婆婆又在此時以死要脅他來代償小叔的賭債，孝順的阿賢簽下五百萬的本票，扛起一身的債務。夫妻倆商量今後的打算，決定一起到台北謀生打拚。他們帶著三個孩子北上時，身上只有四千元，在板橋租了一間十坪大的房子，一家五口就在這裡生活了十

七、八年。室雅無須大，花香不在多。這間位於狹窄巷弄內的小屋，到處都有溫馨的愛的回憶。「等到有錢我一定要把它買下來。」鄭寶珠默默許下願望。

### 無常悄然而至

蔡登賢在板橋謀得一份安定的工作，是做日式的和室門，鄭寶珠則做家庭代工，夫妻倆胼手胝足，五年後終於償清債務。原本以為苦盡甘來，怎知「無常」正悄悄地隨後而至。二〇〇〇年六月底，蔡登賢覺得喉嚨有異樣，已預約掛號到醫院看診，怎料就在看診的前一天，接到父親車禍橫死的噩耗。他強忍著身心劇痛返鄉處理後事，十五天後就在父親棺木要覆土的那一刻，突然一股鮮血從他的鼻口處噴出，嚇壞了送葬的親友，馬上將他送到台北長庚醫院。

三天後，醫生告訴她阿賢罹患的是口咽癌第三期。鄭寶珠當場愣住了，強忍淚水，不敢讓阿賢知道，她不斷告訴自己：「不能倒下，一定要想辦法救他。」回到家和孩子商量著要如何面對，決議要她在醫院全心照顧陪伴阿賢，大女兒願意休學負擔家計，老二則利用課餘打工，一家人齊心協力地來克服難關。

蔡登賢病情日趨嚴重，身體愈來愈虛弱。鄭寶珠只得強打精神，強顏歡笑，每天還是一如往常地讀報紙。話家常，就是想讓阿賢暫時忘記痛苦，當他睡著時，才敢讓淚水恣意流淌；本來就嬌弱的她，只能勇敢地面對並承受上天給的考驗。誰知考驗卻接踵而來，一天，二女兒打工的時候太累，不小心摔壞了脊椎盤，造成骨髓液外流，緊急開刀之後整整十五天都不能動。鄭寶珠欲哭無淚，在同一家醫院的兩間病房裡來回穿梭、疲於奔命，她常常祈求老天：「一定要幫我度過難關，以後我一定會回饋的。」

### 志工陪伴走出憂傷

上天似乎感應到，幾天後，里長帶慈濟志工前來關懷，阿賢自覺羞慚不願見人，鄭寶珠想：「只要能救阿賢，顧不著羞恥了，就怕慈濟人也像一般的團體只是做做秀，幾次以後就不會再來了。」但是卻沒想到從踏進病房的那一刻起，志工一路陪伴直到現在從未間斷。

蔡登賢生病期間，志工經常前往探視，不但給予精神上及經濟上的援助，更為他們全家加油打氣，師姊們成了寶珠的精神支柱與傾訴的對象。幾次半夜



# TZU CHIFOUNDATION

濃郁的親情將鄭寶珠和家人緊密地箍在一起，慈濟人也和他們一起歡喜入新厝。



鄭寶珠積極投入慈濟志業，利用工作之餘熱情參與，聽說有宣導骨髓驗血活動，馬上加入街頭勸募行列。

裡，感覺阿賢情況危急，只要一通電話，無論颶風下雨，師兄師姊們立即趕來，連醫藥費也都準備妥當。

長期陪伴關懷的李謹萍師姊說：「這家人讓人很感動，濃厚的親情值得現代人學習。爲了阿賢的病，大家團結在一起，互相鼓勵安慰。」即使病魔已侵蝕蔡登賢的喉嚨和氣管，他仍奮力地表達出心意，抱著妻子鄭寶珠含淚唱出「二生只愛妳一個」，又和兒子合唱「父子情深」；這家人展現出一股動人的凝聚力。

然而敵不過病魔，阿賢走了。鄭寶珠悲傷得不能自己，每天抱著他的遺物，睹物思人。師姊們費盡心思，用證嚴上人的法語開導她，帶她參與活動、探訪個案，陪她慢慢走出傷痛。「看到個案的苦，讓我覺得自己的痛苦不算什麼，畢竟我還有三個孝順的好孩子。」鄭寶珠終於心開意解。

更令她欣慰的是，孩子們都找到理想伴侶，而自己也擁有一份安定的工作。她在板橋市公所做清潔工，每天打掃公園時，隨身帶著兒子爲他買的MP3，一邊聽著阿賢生前愛唱的歌曲，一邊計畫下班後要去做的事——助念、香積、醫院志工、出坡……，每天都過得很充實。

## 向陽綻放的太陽花

二〇〇六年，她報名參加慈濟委員培訓，每次上課，她總是充滿歡喜，好像講師專為她而說法，回家後，馬上做筆記、寫下心得。孩子們是她的良師，也是益友，當她偶爾想懈怠時，兒子總會提醒她：「妳不乖哦！阿賢會不高興哦！」因為阿賢臨終曾交代，要她跟緊師兄、師姊的腳步走。

阿賢的遺言，鄭寶珠謹遵奉行，唯有一事令她難以釋懷。多年來她對婆家頗不諒解，尤其是當阿賢病危需要金錢援助時，他們竟然袖手旁觀，雖然阿賢勸她：「要原諒他們，妳以後的日子才會好過。」但是鄭寶珠暗自發誓：「今日你們怎麼對我，來日我將加倍奉還。」瞋恨心害她終日不得舒緩。直到最近，常聽證嚴上人開示：「怨親要平等；不認識的人都在救了，何況是自己人。」當她試著原諒他們，主動打電話關懷那一刻，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，終能體會「原諒別人，就是善待自己」的箇中滋味。

「現在，我真正長大了，我沒有對不起你。」她開心地對阿賢的牌位說著，隨後轉身拿起擱在桌上的上工背包，穿起袖套，出門往公園方向走去。

鄭寶珠昂首闊步地走出心中的陰霾，她的笑容更勝公園裡綻放的太陽花。



## 蔡慧娟

一九五三年生於彰化縣二林鎮，世代務農，手足  
 排行老么，上有三個哥哥及兩個姊姊。十九歲  
 離家北上工作，二十三歲與張慶興結婚，育有二女一男，家境小康。  
 一九八八年，廣播中得知慈濟訊息，主動捐款；二〇〇〇年時，由於  
 黃彩鳳師姊的薦參加委員培訓，二〇〇二年受證委員，法號明瀾。

# 無常人生有情天

◎江冠輝

「今天清晨，台中大里劉姓居民出門遛狗時，看見一隻狗叼著一大塊骨頭，好奇地趨前一看，發現是裹屍的袋子，大吃一驚，趕緊報警。警方趕到挖出一具少女屍體，年齡大約十八歲左右……。」

蔡慧娟看著新聞報導，又是想起少女的兇殺命案，心裡不禁泛起一陣漣漪，隱隱作痛。雖然痛失愛女的往事，已經沉澱多年，但每次看到這些重大的新聞事件，尤其是有關女性的，除了痛心社會的治安敗壞，自己那段刻骨銘心

的痛，彷彿歷歷在前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「富貞如果還在，已經二十四歲，說不定也嫁人了。」慧娟的思緒回到了七年前——正值豆蔻年華的富貞，就讀景美女中高二，好學乖巧又長得漂亮，是人人稱羨的好女孩，父母也引以為榮。

## 趕赴死神的邀約

一九九九年的端午節，適逢星期日，這天，富貞想利用假日把功課完成。她正在撰寫有關國軍史蹟的專題，所以想到國軍歷史文物館去找資料。

吃過中飯，富貞急著要出門，媽媽不放心她一個人去，因為氣象預報下午會有豪雨，就讓哥哥崇瑋載她去。

崇瑋騎上摩托車載著富貞，來到軍史館門口，這時烏雲密佈，一道道閃光挾著隆隆的巨大雷聲，富貞催促哥哥趕快回家，約好下午四點再來接她；崇瑋加快油門趕緊衝回家，沒想到竟成了永別。

頃刻間，下起傾盆的大雨，富貞不禁打了個寒顫，連忙進到館內，逕自往資料室走去；此刻又劃過一道閃光，照亮富貞孤寂的背影，隨即消失在幽暗的

門內。

「轟！隆！隆……」「嘩！啦！啦……」「閃電如鋒利的刀劃破天空，雷聲挾帶豆大的雨點直瀉而下，交織成天羅地網般，催命似地搖撼著路旁的杜鵑花：……」

午後的大雷雨，來得急也去得快，洗刷了街道的酷熱與塵埃，只是天空仍陰陰鬱鬱地籠罩著大地，原本車水馬龍的台北西門鬧區，只剩稀稀落落躲雨的民眾，一股蒸騰的熱氣從地面緩緩升起，和著雨水、汗水及泥土的腥味，令人感到窒息。

下午四點整，崇瑋來到軍史館門口，停妥摩托車後，進入館內卻看不到富貞的人影。

「富貞！富貞！……」空蕩蕩的回音，驚動了年輕的士官，他的表情略顯不自然，滿臉通紅地走向崇瑋，輕聲說道：「裡面沒人，我們要下班了！」崇瑋只好悻悻然走出門外，心想妹妹可能自己回家了。

## 懷疑女兒被綁架

這天晚上，慧娟一進家門，就聽到崇璋嚷著：「妹妹不見了！」心裡一驚：「怎麼會？富貞從不在外逗留的啊！」她心跳加快、全身顫抖，緊張地拿起電話猛打，舉凡學校老師、同學到親戚朋友，絲毫沒有漏掉任何一個可能的線索和希望。

數小時過去了，卻沒有一點富貞的消息，她慌了；心裡又急又怕，吶喊著：「糟了！富貞被綁架了。」

時間已過午夜，她直接衝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報案，警察用輕忽的態度對她說：「妳女兒可能是和男朋友出去玩，不要緊張啦！」她又急又氣回說：「我女兒很乖，她不會瞞我的。」但礙於規定，派出所受理報案得失蹤二十四小時後，只好含著淚回家等候。

慧娟心急如焚、徹夜難眠，分分秒秒的煎熬更是難耐；女兒遭遇不測的揣想，一直衝擊著腦門，讓她簡直就要崩潰了。先生不忍地看著她，心裡也七上八下地乾著急，卻只能勸她儘量往好處想：「妳平時做那麼多好事，菩薩會保佑富貞的，哦！」這時，慧娟再也忍不住了，抱著先生嚎啕大哭。

先生分析富貞應該沒被綁架，否則歹徒早就打電話來了；慧娟繼而一想：「會不會我一直佔用電話，歹徒打不進來？」想到這裡，規定全家人都不准再用電話。

此時，六神無主、不知如何是好的慧娟，走到神桌前，燃起三支香，舉頭三拜，跪了下去；誠心禱告：「祈求菩薩保佑，可憐小女富貞，請引導她平安歸來。」插完香，仆倒在佛前。

### 真相大白也是斷腸時

天未亮，慧娟又來到派出所，按規定依然不能受理。慧娟心急如焚，只得另謀他途，轉而向學校求助，折騰了一整天之後，學校才向刑警大隊報案，警方開始受理偵查，就從案發現場軍史館開始查起。

幾經周折，案情終於露出曙光；在警方查證與逼問下，嫌犯坦承酒後見色起意，當富貞抗拒抓傷他尖叫時，一時緊張而錯手掐死她，因而犯下罪刑。

當真相大白，也是慧娟心碎的時候。警方通知她去認屍時，心中仍存著一絲的希望，但願那不是自己的寶貝女兒。在翻開白布，露出白衣黑褲的刹那，

慧娟大叫一聲「富貞！」忍了幾天的淚水，頓時決堤，她哭倒在地，一絲絲的期待都成了泡影，絕望地昏厥過去。

破案之日，趕在富貞頭七的前一天，慧娟覺得女兒顯靈了，希望她在天國能過得快樂。

富貞的後事辦得很莊嚴，慈濟人的陪伴與協助，雪中送炭之情，點滴在慧娟的心頭迴盪。

兇嫌的父母登門陪罪，慧娟在悲恨交集之下，拒絕了；他們每來一次，就深深刺痛慧娟的傷口一次，雖然她覺得孩子的錯，罪不及父母，但相見不如不見，內心總是會有疙瘩。

失去富貞的事實，她一直不願面對，總覺得當時沒有制止女兒出門，釀成悲劇是她的錯，加上鄰居投以異樣的眼光，因此自責地鎖上了心門。

慧娟的腦海裡只有女兒的身影，偶爾好像聽見她的叫聲，在客廳中飄蕩，讓她遍尋不著；有時在睡夢中相遇，總在哭泣中驚醒。就這樣，每天過著行屍走肉般的日子，悲傷過度耗盡了淚水，內心茫然無所依，不知道人爲甚麼活著？

## 一語驚醒夢中人

在慈濟教師聯誼會擔任志工的姪女張芬凝，很擔心慧娟的狀況，建議她不妨去見證嚴上人請求開示，可能有所幫助。於是，慧娟向三重的慈濟志工黃彩鳳表達想見上人的心願，經彩鳳向合心組長羅美珠報告。

十月的某一天，羅美珠陪著慧娟去台北分會面見上人，上人聽完她的遭遇之後，看著慧娟憔悴的模樣，心有不捨地拍拍她的肩膀。

上人告訴慧娟：「事情都過那麼久了，也該放下啦，妳要走菩薩道，才能去度她呀！」一語驚醒夢中人，慧娟流下了感恩的淚水。

慧娟從此投入志工的行列，跟著彩鳳開始做環保。參加活動時，聽了許多個案的報告，才發現這世間境況比她淒苦的人還真不少，正如上人的慈示：「世間苦難偏多。」從此讓她清醒了過來，覺得這個社會還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。

慧娟慈悲善良的本性，得自父親的遺傳。她想起小時候，家門前只要有乞丐來乞討，爸爸總是不讓他們失望而歸；爸爸告誡她們姊妹，行有餘力時，一定要幫助苦難的人。

她一直相信因果之說，當她接觸證嚴上人的法語「原諒別人，就是善待自己」時，頓時解開內心糾葛多年的瞋恨，往日的恩怨情仇與痛苦回憶，也雲開見月般一夕間煙消雲散了。

她想起「願修一切善，願斷一切惡，誓度一切眾生」的佛偈，覺得這是「無常人生見有情」的最佳啓示，她告訴自己：這輩子一定要與人結善緣。

TZU CHI FOUNDATION